

大搞单边制裁 扰乱产供稳定

# 美国才是真正的“经济胁迫者”

在日前召开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上，美国挑动盟友以反对“经济胁迫”之名行“经济胁迫”之实，以所谓“去风险”之名加大全球经济风险，打造排他性小圈子，扰乱国际产供链稳定。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大搞单边制裁、“脱钩断链”，是操弄经贸关系政治化、武器化的真正“胁迫者”。

## 自己制订规则 自己违反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贸易和产业政策的优先考虑事项一直是把制造业生产迁回美国。拜登上台后，进一步推行这一做法。为此，美国无视贸易规则和他国利益，推出《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等，以经济政策为武器推行保护主义。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指出，这两届美国政府都无视他国利益，抨击国际贸易和投资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不利，事实上，这一体系的规则此前由美国制定，并为美国利益服务。拜登政府与来自两党的国会议员一道，一直寻求以零和方式从其他国家夺走制造业。

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拉茨舍尔说，《通胀削减法案》体现出高度的保护主义，使外国公司处于巨大劣势。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对美国出台该法案非常不满，认为其损害了欧洲公司竞争力，并将导致创新技术向美国转移。

肯尼亚智库非洲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刘易斯·恩迪舒表示，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意图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这将引发一场“补贴竞赛”，其本质是破坏自由市场。他认为，美外交政策多年来的运作方式就是“让其他国家遵守美国主导的秩序，但自己享有违反这些规则和秩序的‘许可’”。

## 以“商贸警察”之名 行“商贸强盗”之实

实施制裁是美国最直接的胁迫手段之一。据统计，美上届政府期间累计实施逾3900项制裁措施，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截至2021财年，美净制裁实体和个人高达9421个，较2000财年增长93%。

白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分析员阿夫多宁说，美国通过实施制裁、禁运和其他限制措施，破坏国际贸易体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摧毁竞争对手，减缓其他区域的经济增长，以牺牲他方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利益。

古巴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学者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说，美国以“商贸警察国家”之名行“商贸强盗”之实，将经济政策当成地缘战略武器，其要旨是要“美国赢，他国输”。

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历届美国政府“滥用经济胁迫和经济暴力”，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方案，非但起不到效果，还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 打造“小院高墙” 尽显霸权本性

为维护自身霸权、谋求私利，美国以加强合作为名，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给全球化和多边合作带来巨大挑战。

世贸组织争端裁决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是迄今最“不守规矩者”，世贸组织三分之二的违规由美国引起。2019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因美国阻挠法官遴选而停摆，令多边贸易仲裁机构瘫痪，使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仅如此，美方还宣布启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推出“友岸外包”概念，以所谓价值观划线，破坏全球经贸体系。

韩国京畿大学国际产业信息学教授金周煥表示，美国不再从互利双赢的角度出发看待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将其视为零和博弈，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显示出霸权思维本色。

阿根廷智库机构“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加夫列尔·巴尔博认为，美国惯于利用其全球霸权地位攫取利益，当既有的全球贸易规则对其不利时，美国会通过各种方式使贸易规则变得对其有利，罔顾这些变化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

“美国的心态自其建国以来就未曾改变过。”埃及投资者协会联合会经济顾问穆塔西姆·拉希德指出，“美国推行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自相矛盾。它呼吁建立一个自由的全球市场，却施加限制并采取垄断行径。”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 两党扯皮 债务违约风险 冲击民生经济

新华社纽约5月22日电 美国政府因长期财政赤字需要不断提高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这却沦为民主、共和两党“缠斗”的政治筹码。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债务违约期限临近，两党债务上限谈判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一旦违约或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对美国经济和民生造成灾难性冲击。

## 债务上限 成党争工具

自1917年美国国会把财政部借债从逐笔审议改为设定债务上限加以约束以来，国会通过法案提高政府债务上限在很长时间都只是例行公事。但随着民主、共和两党争斗加剧，提高债务上限日益成为被政治对手大做文章的“政治皮球”。

在2011年奥巴马政府时期，虽然两党在最后一刻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但仍然导致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

美国总统、已表态将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的特朗普目前公开表示，即使让美国债务违约也要逼迫民主党就范。而拜登政府如果作出让步，大幅削减涉及民生的支出，势必危及2024年的大选胜算。

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休珀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政治极

化，两党所能合作的事情越来越少。“现在，如果两党中任何一方的成员被看到与另一方在任何事情上进行合作，都可能因此招来很多麻烦。”休珀说。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温迪·埃德尔伯格表示，更令人担忧的是，两党现在可能认为如果真的出现债务危机，另一方将在政治上受到伤害。预计这类政治上的算计将会一直继续下去。

## 谈判面临 巨大不确定性

从5月9日拜登与国会两党领袖首次就此会谈，双方已进行多轮“较量”，目前分歧依然较大，谈判结果面临不确定性。

美国巴布森学院副教授彼得·科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债务上限谈判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不知道一些政客是否真的在乎债务上限问题的解决，也不知道这些人会让债务问题发展到什么程度。

休珀认为，双方有可能很快同意在短期内暂停债务上限生效，在此后两个月左右时间内继续谈判；也有较大可能达不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无法推动协议在国会获得通过。

今年早些时候离职的美国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助理财

长本·哈里斯认为，美国政府可能在6月前两周出现债务违约。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预计，美国政府最早于6月8日出现债务违约。

## 债务违约 将带来灾难性冲击

美国政府债务不仅与美国民众生活、政府运转和经济运行直接相关，也对全球金融市场有着重要影响。分析人士指出，即便美国债务出现短暂违约，其影响也将是灾难性的。

瑞银集团日前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国如果不能提高债务上限，如同打开“潘多拉魔盒”，后续市场冲击很可能是广泛和严重的。

赞迪认为，如果两党在一周期仍不能达成协议，金融市场将受到更大冲击。如果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将引发相关实体评级的广泛下调，“由此造成的混乱将无法计算”。

赞迪还表示，持续数日的违约足以让非常脆弱的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而持续数周的违约将意味着会出现严重衰退，并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哈里斯说，当前情况可能让市场不再认为美国国债没有信用风险，美元将因此贬值，全球贸易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 华尔街为美债违约风险做准备

路透社22日报道，华尔街各银行和资管机构正严阵以待，为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发生债务违约做准备。

美国今年1月19日已触及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财

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多次警告，假如国会不提高债务上限或中止其效力，美国最早可能在6月1日发生债务违约。耶伦21日再次强调，6月1日是联邦债务违约的“硬时限”。

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日益迫近，民主党籍总统约瑟夫·拜登参加完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后提

前于21日赶回美国，与国会众议长、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约定22日就提高债务上限继续谈判。

美国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认为，此次围绕债务上限的谈判，比先前类似谈判更“令人忧心”。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首席执行官杰米·戴

蒙说，该银行这段时间每周都开讨论美国债务违约的潜在影响。

一些向联邦政府提供国债相关咨询服务的华尔街高管警告，美国政府一旦发生债务违约，其影响将迅速蔓延至衍生品、按揭贷款和大宗商品市场。鉴于美国国债通常被用作交易和贷款的抵押品，联邦债务违约将令投资者质疑这些抵押品的有效性。

据路透社报道分析，美国债务违约将可能引发美债收益率大幅上行、美国股市“跳水”、短期融资市场冻结等多种后果。

报道说，华尔街银行、券商和交易平台正筹谋如何应对美国国债市场混乱和大幅波动的局面，包括就美国国债将如何支付、关键融资市场如何反应做“沙盘推演”，以确保届时发生的大量相关交易有足够技术、人力和现金支持，以及评估对客户合约有何影响。

不少大型债券投资机构已发出提醒：各金融机构须保持高流动性水平，方可抵御资产价格剧烈波动，避免被迫在形势最糟时出售资产。

美国电子交易网说，正与客户、行业组织等市场参与方协商应急方案。

新华社特稿

